



欧 阳

周末去母校,看见图书馆后面的小操场又有踢球的身影,想到儿子声称每周都在教小孩子踢球,脑袋就跟着脚步移了过去。

近到场边,眼神却被场地西侧的一群喧闹人群牵了过去,原来是新建了一面用于攀岩业务的高墙,有人正在墙上努力攀登,众多的人则群拥在周围,或挥胳膊隔空使劲,或气昂昂张嘴送出鼓励的精神食粮。

这一幕使我想起一桩旧事。年轻的时候去武夷山,隔日顺江竹排上观赏巨石山崖景色,和煦日子里眼眸散漫随心。忽然,游走的眼光被固定在了巨崖中间:一彩色人正谨慎地贴附在山崖中段。在大家的诧异声中,竹排哥说是老外在攀岩,此景偶或出现。什么保护措施都没有啊?“哪里有,你们看得见啊。”

多危险啊,要是失手掉下来……真是不敢想象。“老外就是疯子。”同行的老哥感叹道。

攀岩现在国际上已有正式比赛,在国内也已跻身时尚运动,安全第一是不用说的,各种保护措施完备,随便“失手”,高处的您绝不会直愣愣摔到坚硬的地上折损了骨头、或者柔软的皮肤。

不过,尽管如此,外佬的“疯子”秉性似乎没有多少改观,并且出现了部分国人被传染的迹象——这些家伙们嗜好野外攀岩。虽然各种设备不断改进,但就此类野地里的运动而言,风险系数并没有降低多少。

爬上去又能怎么样?冒那么大的风险,图的是什么?确实是,只有无视生命宝贵的疯子才干这事儿。

问题是,人们小心护佑着宝贵且短暂的生命意欲何为呢?

是为了更长寿。多吃几口珍饈异饌可能是财主们的梦想,老百姓条件差,见识短,不思千金裘,守望羴腥肉糜也是很好的追求,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玩意儿。总之,人生短暂,需及时行乐。

这应和了国人对生活的理解:吃的更好,穿着更奢侈,才是生活更好的证明,即便没那么狭隘,若论及过一种有品位的生活,这些景象当然不可或缺。撇开一个人转瞬即逝的生命局限,形而上地来看生命的意义,构建自

生命的品味

己、后代或者是群类集合整体更舒适的生活,成为我们最直接的现实目标。为此,一些时候也不得不面临性命之忧,诸如人为财死的喻旨。不过这些更多的是寻求基于享乐的手段,而不是目的,和外佬所为有较大的不同。

就说攀岩吧,看起来纯属寻找刺激,俺也这样觉得了很多年,直到后来才感悟到,实质上那是不同人生观之下对生命品位的另类解读。

电影《垂直极限》呈现的似乎就是这样的故事。主角的父亲因为攀岩失去了生命,儿子彼得因此在心里留下了阴影,使之放弃了登山运动,直至妹妹安妮在挑战K2峰进程中陷于困境。为营救妹妹,彼得不得不再披挂上阵,在挑战暴风雪中,也在挑战自我的极限中,他克服了外界的险恶,也击散了束缚自己的枷锁。

生命的意义可能是一个虚妄的概念,即使您想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,环境、社会,抑或是老人们未必会将您当作不可或缺之物。自私一点捫摸自己的事儿,挑战自我、超越自我焉知不是更好、更现实的选择,就如食、色的定位,这也是一种品位,归到生命的品位也无妨。

甘宁说,吾为上将(过着有品的日子),尚且不惜命,你们这些碳水化合物填肚子的家伙(劳鬼日月是无需留恋的)焉能不用命向前?!比较起极限(不可能)的挑战,如肌体机能的进阶——运动员,或者是神智、心灵的突破——科学家、思想家等,甘宁表述的文化认同也不能说毫无意义,毕竟世俗的生活是需要吃饱的。

那么,生命呢?个体生命的证明,或者是品位也是如此吗?

朴素感官的愉悦满足彰显更多的是动物性特征,耗于整日里费尽心思奔忙美味,老虎绝对不会去想怎么超越自己,当然,锦鸡可能用心更多的是身上的彩色羽毛,就如人殚精竭虑的服饰梦想,人如若要摆脱这些遗传下来的基因,仅仅把这些欲望转换成文明符号显然起不到大作用,也许在这个羴腥恣的环境里琢磨并且努力去挣脱枷锁,去战胜肉体、心智加诸于己的困境,才会有区别于动物的人群。

消费怎样的生活是个人选择,一生的度过如何才有味道?是平安被饲养,还是表达出超越掣肘身心的存在,恐怕不是活的更长寿这样的理念能解答的。

追逐生命的品味、还是沉湎于动物性的满足?答案忒复杂了,也许外佬只是真的把个人当人了。

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两口“窑”,它们会左右我们的一生一世。

那些抹不掉的文化符号



赵春青画

包光潜

窑的辩证法

张家山有两口窑。一口窑是把石头烧成泥,一口窑是把泥烧成石头。

把泥烧成石头的窑就在双河小学校园里或隔壁,因为没有围墙隔离,窑与教室相距二三米远。下课铃一响,我们立马占领窑洞制高点。在窑顶上采摘树枝,编织荆环,戴在头上,唱“一条大河波浪宽……”;甚至趁人不备,在窑顶孔里撒泡尿,或淋漓尽致,或滴滴答答,窑洞里必然传出女孩子的叫骂声——老师干预也没用,该去的时候还是去。烧窑时,青烟缭绕,随风飘荡,虽然没有天上云朵漂亮,却也不停地变幻着形状,让我这个孤独的男孩子展开了想象的翅膀。想象力的培养或许就是从这种形态变化中开始的。歇窑时,窑门是敞开的,男男女女都拥到窑洞里玩耍。窑洞的顶端泄流一线亮光,斜斜地照射到窑内,但还是有很多的区间阴暗。有时,窑洞内的热度尚未散发,呆在窑内感觉很温暖,只是有一股焦灼的气味,另外空气中含有过量的二氧化碳,对身体不好。偶尔不适,也没人懂得其中的化学道理,就连老师也未必懂得。不过,乡下孩

子的生命很顽强,一有异样便离开窑洞,到空旷的地方呼吸一些清新空气,不适的身体很快就调整过来了。

离窑不到10米远的地方,是制作砖瓦的厂棚。它们连成一片,相互连通,长20余米。厂棚是杉木支撑的,棚顶盖的是张家山随处可见的茅草——这种草的边沿似锯齿,很刺手,其嫩苗是耕牛的美食。每年春耕时,乡民们总要上张家山割茅草的嫩苗,喂牛。

制砖瓦的师傅,大多来自外乡。本乡本土的人,或不屑,或不擅这门技艺。师傅们腰间围一张灰白色的裙,直拖到膝盖骨的下方,抻泥既是一门技术活,更是体力劳动,把生土抻成熟泥,需要一段时间,用力要均匀,方向要准确,这样才能事半功倍。抻好的泥,上案,用钢丝绳切割,再将熟泥片贴到桶状瓦模上,不停地旋转、挤压,令其厚薄均匀,最后压制瓦片的分界线,待晾干后,轻轻一拍,即成四块鱼鳞瓦。制砖似乎要简单点,将抻好的泥使劲地朝转模中一摺,再用力抹平,松开转模即可。这些大致的流程,都是我们课间休息时,悄悄地进入棚内观察的。虽然不一定看出其中的奥妙,但在记忆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把石头烧成泥的窑,离学校要远一些,大约三里路,那地方叫小坑。我上初中时,小坑曾是我们半工半读的茶校。说实话,对这口

窑,我们很多人只是发挥想象力而已,很少有人走三里地到窑中观察一番,即便路过,也只是瞅上几眼,谈不上什么深刻印象,即便愿意驻足观察,也未必得到窑工们的许可。这种窑,烧制的时间比较长。先是炸取石灰石(小坑属于喀斯特地貌,到处是岩洞,石灰石的蕴藏量很大),然后将石灰石填窑、封窑,再加足柴火烧窑。

开窑由经验丰富的窑主说了算,每一次烧窑的时间都不尽相同,这要根据实际情况来确定。出窑的产品叫生石灰,块状,一沾水就放热,变成泥灰,通常叫熟石灰,是涂抹墙壁的好材料。小时候,我曾多次将生石灰填入玻璃瓶中,用胶泥封口,口中插入一根小竹管,石灰弹算是大功告成了。将石灰弹扔到水塘或水沟的鱼群中,水便通过竹管进入瓶内,与生石灰发生化学反应,产生大量的热,骤然膨胀而爆炸。如果旁边有鱼的话,那自然是在劫难逃。

这些都是往事了。现在回家,路过小坑和双河小学,再也看不到这两口窑了。但我时常想起这两口窑,它们既是对立体,又是矛盾的统一体,和谐地留存在我的记忆里。把泥烧成石头的叫砖瓦窑,把石头烧成泥的叫石灰窑。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这两口“窑”,它们会左右我们的一生一世。

一座叫灰的山

每次返乡,路过灰山,我都要抬头张望,这已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了。

灰山不高,海拔不过百米。山体多石灰岩质,土壤稀少,树木不盛,杂草丛生。典型的喀斯特熔岩地貌,洞穴较多,最大的是燕子洞,终年阴气森森。我进去过一次,里面有太多的“燕老鼠”,即蝙蝠,吱吱的叫声令人梦魇缠身,且粪便横流,气味刺激,叫人窒息。其他小洞穴倒成了我们躲猫猫的好地方。最小的只能藏一个人。这么一座其貌不扬的小山头,名气却不小。不是它的历史文化底蕴,而是它所蕴含的矿产。安徽省铜陵812地质勘探钻井队,驻扎在灰山脚下好多年,许多热血青年将自己的美好青春献给了这块土地。

记得灰山脚下除了工人的住宅外,还有成片的工棚,里面整箱整箱地盛装着钻探出来的矿石样本。它们圆柱形,长短不一,很沉重,上面还有红漆书写的字符。箱子叠摆在一起,一排排的,很高,有如鸽子笼。对于我们这些乡村少年来说,它们非常神秘。有一次放学回家,我们几个同学壮着胆子潜入工棚。有人站岗放哨,有人钻进“鸽子笼”,用事先准备好的木橐子撬开木箱,取出矿石标本,放在手心上沁入心脾。这大约是初夏时节。



赵春青 画

人生的尴尬——IG 的大脑装了 2G 的烦恼。

穿越百年的街市

那间,尘世间的种种喧嚣,通通被抛诸脑后。

历史仿佛就此停住了脚步。在这条500多米长的江南传统街巷,分布着甬水桥、古凉亭、关圣殿、马头墙、古戏楼和各处河桥头,单以风景论,不输江南六大古镇。我屡次经过南塘,戏楼上都是空空荡荡的,不见戏,不见人,然而转念一想,“人去楼空”未尝不是一出人生的大戏。就像时光走远了,遗留的古迹依旧能给后人许多怀想。

在南塘,一片水域,一座桥梁,皆可供人怀念。沿街密密麻麻地分布着许多青墙乌瓦的雕花小楼,一物一景,皆如旧时模样,留存着一片街市从前的记忆。人于其间行走,一如身在明清。雕梁画栋之间,成了后人消磨时光的好地方。

听一位久居此间的老友说起,自打南塘老街修复以来,每到傍晚时分,附近的人们常来这里散步,周末和传统节日尤其热闹,熙熙攘攘的都是人。我到南塘老街亦有许多回,且每回到访的感受不尽相同,唯一相同的是看着青砖墙、石板路、木排门、花格窗,但觉临街风景充满了情怀,不由想起方文山作词的那首《小小》:“回忆像个说书的人,用充满乡音的口吻,跳过水坑,绕过小村,相等

广南县总举办职工技能(才艺)比赛

本报讯 5月14日,云南省广南县举办首届职工文化节系列活动之技能(才艺)比赛,20个比赛项目和200多名选手参加了比赛,成为对该县职工文化生活的一次检验。

音乐情景剧《劳动者之歌》、现场书法展示、诗朗诵《中国梦·劳动美》、小品《试戏》等歌唱生活、礼赞劳动的精彩表演,充分展示了

(江艳)

一棵被移植海边的黄葛树



何真宗

在福建长乐市某村,临海的一棵黄葛树格外引人注目:10多年前,这棵被当地人称之为“思乡树”的黄葛树从长江万州段的深水岸上移植而来

——题记

黄葛树,小的时候
在长江的岸边是童年的眼睛
农舍炊烟流水庄稼……
一望都是美丽的万花筒
风是长江的风
一吹
就能荡起亲情的涟漪
鸡鸣犬吠的吆喝

那年月,那骤雨

章中林

闷热的夏天处处着了火一样。池塘清浅了,水田开裂了,棉苗萎靡了,大地就像饥饿的嘴巴,在等着一场雨。蹲在地头的老农没精打采的,对着天咕嘟着,下一场酣畅淋漓的雨吧!忽然,窗户被摇得咯吱咯吱地响,门前的水槐随狂风狂舞。豆大的雨点裹挟在风里扑过来,清扫着地上的暑热。一道耀眼的闪电划过,接着是一阵震耳欲聋的雷鸣。刹那间,风裹雨,雨夹风,雷声轰轰,闪电灼灼,狂风滚滚,骤雨淅淅。雨越下越大,越下越急,起初是瓢泼,接着是倾盆,最后是暴雨,疑是银河决了堤,充斥在天地间。

村子里的男女老少在雨中奔跑着,为这及时到来的甘霖狂欢着。跑回家的人们,忙着架被大雨掀起的棚顶,寻找被雨冲走的鸭鹅,他们是那么惬意、愉悦。“啊,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!”一个少年张开双臂大声朗诵着《海燕》,他全然不顾风狂雨急,胜利因循怠步。

那年年就是当年的我。

那时,住的是土房子。暴风雨来临前,第一个抢进家门的还是稻场上的稻子,然后关上所有门窗,以免暴雨冲进屋子。躲进了屋里,无事可做我就望着亮瓦,想象着暴雨扫过大地雄壮。有时,我也钻到玻璃窗前痴痴地看雨。门前的香椿,梧桐在雨中更显挺拔。一边

看雨,一边听雨,鼻息之间还有香椿的气息在浮动,别有滋味。如果把手伸出窗外,冰凉的雨点透进肌肤,则有另一种畅快在。

母亲是忙碌的,她炒一会儿菜,就倚着门望望天,自言自语:“不知道你爹在哪里躲雨,是不是被雨淋了。等雨小了,你去给你爹送把伞吧。”每当母亲说这句话的时候,我就会乐颠颠地夹着伞冲进雨中。

雨真大。雷声惊天动地,风狂雨骤,横扫过村庄。门前的苦楝被风切断了,盖稻把的塑料布吹翻了。远山含烟,近村流霭,恰如一幅泼墨山水画……

大雨是因不住我们的。我们随着水流蹀水,不理会大人的呼唤,追逐着,嬉闹着,弄得水一身,泥一身地跑回家。大人的责怪我们是从来不放在心上的,挂在脸上的只有纯真的欢乐。“夜雨染成天水碧,千里雨声洗尘埃。”雨停了,一声叫唤,呼啦啦地就跑出一串。每个人穿着短裤,赤着脚。我们最爱做的就是到水田之间的排水沟里摸鱼。大雨过后,鱼儿也跑来凑热闹,追着水头奔跑、跳跃。我们就带着畚箕和网兜钻进水沟捞鱼。有时,一个傍晚,我们能捞上四五斤鲫鱼、鲢鱼和泥鳅呢。

暗香归隐芳音渺,锦瑟年华谁与度?儿时的一川烟雨早就随着时光的流逝远去了,聆听